

主持人的话：

今天，新媒体技术的飞跃发展对人类尤其是青年人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少青少年借助新媒体和新技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风格，例如御宅文化、恶搞文化、耽美文化等，这些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新兴的青年亚文化人们该如何理解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了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的三位教授就新媒体与青年人的文化表达以及文化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度对话；《异托邦：御宅族群中的互动与交往》和《超文本奇观与符号游戏》等文也分别从社会形成的立场和文本的角度对新媒体语境下的青年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社会的认识。

——主持人：曾一果

新媒体与青年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权力

马中红 陈霖 曾一果

摘要：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青年人搭载新媒体、新技术的利器已将自身的日常文化行为牢牢地楔入公共文化的空间，以不可阻挡之势与社会主导文化构成均势力敌之状。青年亚文化景观在层出不穷地进入大家视野的同时，也对研究提出更多的命题。新媒体在促成青年文化自由表达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权力关系，并就以对话形式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关键词：新媒体；新青年；新文化；权力结构

作者简介：马中红，女，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 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陈霖，男，教授，文学博士。（苏州大学 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曾一果，男，教授，文学博士。（苏州大学 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2-0004-08

一、新媒体的青年亚文化景观

马中红：今年5月，由我主编，我们研究中心成员花3年时间写成的“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丛书（7本）出版，我们探讨了迷群、恶搞、自拍、黑客、御宅、网游、COSPLAY等亚文化群体的文化表征和实践意义。可以说，这套书的写作让我们对新媒体与青年和青年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今天的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青年人搭载新媒体、新技术的利器已将自身的日常文化行为牢牢地楔入公共文化的空间，并以不可阻挡之势与社会主导文化构成均势力敌之状。最近，在昆山市举办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青年前往，不少青年人翘了课，旷了工，千里迢迢而来。这些很狂热的青年，有一部分是参加比赛的，而更多的人是以粉丝身份参与的。青年人

的文化实践活动已经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与现象的多姿多彩相比，对青年文化的研究却严重缺乏，两者很不对等。我想，现在课题的研究比3年前显得更为迫切。青年亚文化景观在层出不穷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同时，提示着各种丰富的文化意涵，也向我们的研究提出更多的命题。我感到最紧迫的问题是，新媒介在促成青年文化表达的同时，权力建构问题正在其间发生，今天我们是否就此进行讨论。

陈霖：确实，今天的互联网越来越热闹，越来越主宰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我在我们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每天几乎都会上传青年们新奇的一些文化行为。像最近一些日子围绕“世界末日”这个话题的一系列的恶搞动漫、图片、视频，对《新闻联播》的各种恶搞，还有同性恋群体在网络上日益公开的表达，还有各种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青年组织，如ICU开放大学、黑苹果、大未青年、万有青年烩、MaD创不同、间隔年沙龙、CapeChina等，还有长盛不衰的日和配音、字幕组，还有各种各样的体的创制……所有这些，都往往包含着强烈的亚文化色彩。

曾一果：新的青年文化现象其实挺多，还有像星座、玄幻小说和网络漫画等都可以说是新青年文化现象。像漫画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了许多年，但今天网络上的一些漫画与平常人们在报纸、漫画书上所见到的漫画完全一样吗？恐怕还是有点差别的。

马中红：除网络漫画外，网络涂鸦也很风行。涂鸦是非常典型的早期亚文化形态，但在今天的网络上是有“复活”之势。既有专业画家从事网络涂鸦创作，也有大量网民信手涂鸦的作品，当我们徜徉在网络空间时经常可以遇见这类东西。

陈霖：网上其实应该有专门的涂鸦论坛，或者说是有“涂鸦社区”。因为如果说每一个爱好者信手画画，然后放到网络空间中，我觉得还很难把它升格为一种特别具有亚文化特征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社区里面，汇聚了一批“涂鸦迷”，便可能在主题、内容和观点表达方面，有自己群体的一些独具的特征。

曾一果：我觉得网络青春小说也值得关注，这些小说表达青春的迷茫、伤感和痛苦。许多网络青春小说后来转变成为纸质出版物很畅销，这样的小说多得不得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当然青春类小说一直都有，在网上它可能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媒介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马中红：我本人没有读过网络上的青春小说，不知道和历朝历代的青春小说有哪些具体的区别。青春小说，有各种题材和写法，未必都可归于一种亚文化的表达。倒是前两年在年轻人中非常风行的“小清新”，具有鲜明的非主流特征，这个群体喜欢的电影、小说、诗歌、时尚杂志，以及服饰、场所既不同于城市小资群体，更不同于流行文化倡导的那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群体是反对这些的，比如，他们反对上星巴克，反小资的情调，认为自己跟小资完全不同，所以自己命名为“小清新”，我觉得这里面它有一种文化主张。

曾一果：青春小说跟过去相比，我觉得有一点变化是新媒介对它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网络媒介上面许多新的文化观念，使得今天的青春小说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点，比如说它描写的主题、形式和叙事方式跟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小说有很大差别。王安忆的《雨，沙沙沙》、《69届初中生》也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小说吧，与今天的青春小说完全不同。今天网络上的青春小说，可能更接近日本的都市私小说，比私小说还要个性化，这是受到新媒介空间的影响，还有都市环境的影响。当然它们与以往的私小说有共同的一些主题，例如大多是反映青春的迷茫。但是媒介或者说介质不同了，小说的内容还是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如这些小说其实都有一种亚的特征，所写到的人物经常是两个男孩子或者两个女孩子在一起，这是以往不大写的题材。

陈霖：当然不一样，像《少年文艺》之类的可以说延续着传统的路线，但是这些年来，以郭敬明《最小说》之类瞄准青少年市场的刊物，尽管是商业利益的争夺，但其间也包含着青少年对主导文

化价值观的偏离,而呈现出亚文化色彩。亚文化内部也呈现出对立的、相互区隔的价值取向,像以《独唱团》为标志的另类表达,在青年群体中也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韩寒最近在 app store 推出的《一个》,更是利用最新的移动互联媒介技术,建立起一个更多属于亚文化表达的空间。

二、青年亚文化的新文化的特质

马中红:以前受禁的一些主题不仅仅在青春小说中体现出来,其实,在电影、纪录片、微电影,包括恶搞作品中都存在,如同性恋主题,所谓的“基情”在网络空间中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新媒体是这些受禁主题的解禁者。另外,不仅是小说,今天的漫画、追星、占卦、涂鸦等文化在新媒体的影响下都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复制、拼贴、挪用等等,所以相同的人物和故事会出现在小说、漫画中,也会出现在涂鸦、恶搞作品中。

曾一果:我觉得刚才马老师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亚文化这种东西在未来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可能有一天,实际上我们做的亚文化会成为社会最主要的文化,整个的社会,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按照这样一个亚文化的方式去生存,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亚文化生活的方式,可能到后来是社会主要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会成为现实的,你说村上春树在日本是中年文化,还是一个年轻人群体的亚文化?像村上春树这样的人在日本可能很多,他们的举止、文化和风格可能跟年轻人的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他们是一类人。

马中红:我不太同意你的这种推测。如果哪一天今天的某种亚文化类型,比如说创作同人作品的腐女们的生活方式被推而广之,成为全社会男女老少的共同行为,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同人文这种文化类型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它已经不是亚文化,而发展成为了一种普泛的文化。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社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由一种文化统领天下,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亚文化的出现,其实是有利于一个社会文化的多样化的。10年以前,网络新媒体不像今天这么发达,文化形态也没有今天这么丰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的冲突相对要小得多。可是现在不一样,有了智能手机,有了互联网,每个人都是麦克风,每个人都连接着世界,因此,人的个性形成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刻板的、灌输的、强制的文化方法遭遇到了年轻人的抵制、恶搞、嘲弄、调侃,这一代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或许不轻松,但他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以及文化形态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多元。这跟新媒介以及新的青年文化的发达是有很大关系的。

曾一果:当然我刚才说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每个人可能在心态上越来越接近今天的亚文化。今天,整个社会的心态就是这样,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虽然并不一定就是表现为耽美、御宅这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但是不同形式的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今天的亚文化特征。

马中红: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今天可能出现五种、五十种文化,明天可能就是五百种文化,如果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都有存在的可能和空间的话,就很难说谁是主谁是次了。每个个体在多样化的文化面前,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同,自由的选择。我喜欢,我选择。

陈霖:实际上,新媒介以后的亚文化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就是所谓另类的,所谓与众不同的一些方式。你可以不同意它,但你不会去特别反对它,你不会去排斥它,表现出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还有,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亚文化来推测未来社会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培育的可能是一种基因式的东西,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形成文化多元、宽容,对异己的、异议的这种宽容,对这种多元相处的接受,而不是以一种排他的方式来构成社会,让社会更加和谐。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亚文化的作用还是在于对主流社会的冲击,引起恐慌,道德恐慌,或者像那种小针一

样的，戳着你，让你难受。亚文化也一直在检测着社会机体、主文化对它的承受力。当这个社会已经能承受亚文化，某种形态的亚文化的作用就已经发挥了，它就已经以它的那种刺激源的方式，他者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社会总体的文化构成中去。

曾一果：对，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总是不断地提供新的亚文化，或者说不断地给新亚文化提供空间，这次人们接受了这种类型的亚文化，下一次另外一种类型可能也接受了，像以前邓丽君的歌曲大陆人哪能接受？

陈霖：牛仔裤不能接受，染头发也不能接受，甚至把这些行为视为洪水猛兽，染个头发就成为了女流氓。现在染个头发不算啥了，当年的反对者们，他们自己也染了。逐渐的，老太太也染了。

马中红：它是渗透式的。

曾一果：是的，亚文化也是以渐渐渗透的方式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比过去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说我比较乐观地认为，有一天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像上面我提到的日本社会那样，社会的主导文化就是亚文化。当然，如果整个社会真是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亚文化基本上也就不存在了。

陈霖：不是，我觉得你不能把某种亚文化作为一种固态的东西。当这些东西被接受的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些东西了，亚文化永远需要作为另类或者说他者的身份存在。当大家牛仔裤穿上不行，然后再把牛仔裤上挖个洞，亚文化就出来了。有些东西永远属于年轻群体，总是会有奇思异想，仿佛与生俱来，近乎本能。

马中红：所以亚文化本身流动性是很明显的。

三、新媒介技术对青年亚文化的深度影响

陈霖：新媒介技术天然就包含着亚文化因素。就媒介技术本身而言，它的一个价值趋向是实现自由的表达，自由的交流。而这个东西恰恰是权威所要控制的，权威是不允许自由表达和自由交流的。而新的媒介技术又总是被青年人青睐，似乎就是为他们所创造发明的，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样，一个孩子用起这种 iPhone、iPad，他几乎不需要什么教程，弄弄就会了。现在孩子们看着大人用 iPhone，总是说浪费了，只晓得用来打电话、发短信，其他什么都不会。

马中红：年轻人天性中就与新技术有缘，他们通过媒介技术表达、创作、游戏、交流的能力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网络新媒介情境下，他们比父辈们更游刃有余是在情理之中的。网络技术、影像视听技术、软件开发技术等新技术将今天的青年亚文化与以往的亚文化的差异性拉得非常大。早期的亚文化，比如朋克、光头党、摩的族等，他们需要怪异的头发、另类的服饰和各种各样可以标榜自己的“行头”进行标志，现在的亚文化呢，正如后亚文化理论里面所提到的“生活方式”这个概念那样，可能在我们，在父辈们看来是亚文化的这个群体，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亚”的，他们会反问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喜欢爱好，比如玩玩 COSPLAY，做个视频短片模仿一下 CCTV 的新闻联播认为是“亚文化”呢，那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爱好和消遣而已。它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新媒介技术使新的亚文化更快，更自然地产生，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亚文化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

曾一果：新媒介技术本身就包含了亚文化的因素，而且技术本身也创造了一个亚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像马老师说的，“光头党”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必须要有自己的装备、设备和群体表演或抗争的空间，而且那个空间更多的是都市的物理空间，他们必须有个实在的地方。但今天的新媒介却提供了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

马中红：物理空间是真实的。新媒介构建的空间一开始被大家称为虚拟空间，认为是不真实的，现

在这个观念就得到了修整，因为我们都明白，虚拟空间并不假，这是真实的，甚至比真实更真实。

曾一果：这空间不能说是虚拟的，实际上就青年亚文化的群体而言，新媒体空间是一个真实空间。对于玩游戏的人来说，网络世界绝不是虚拟世界。就拿农村人来说，以前人们打扑克都是要面对面，但现在情况不同，有些年轻人就是住在隔壁也经常就是互相发短息：“你在网上吗，我也在网，打牌！”就这样，大家就在网上打起牌来。这就是新媒介技术带来的一种新空间。这个空间挺有意思，而且通过网络这种空间的切割，现实空间得到了重新建构，以往人们约到一个地方（空间里）才能打牌，但是现在人们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实现以前要做的事，同时，那个人可能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陈霖：现在的这个空间应该是取消这种物理的区隔和障碍。像字幕组的成员们，在美国，在广州，在北京，在上海，为了一个目标，能够同时行动，能够协作。

曾一果：是的，就是“多地联动”，这种现象在新媒介时代的今天十分普及，以前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例如打电话，但是和今天可以视频、说话和娱乐的网络空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陈霖：跟这个相联系的，就是新媒介下的这种青年亚文化的扩散，它的渗透，它对主流人群、主流社会、主文化更加迅疾、更加普遍地施加影响。

曾一果：是的，就新闻和其他媒介事件而言，这个空间不仅是个人和亚文化群体空间的扩大，而且也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在这个空间中，有时一个随意的行动就可能演化成一个很大的社会事件。

马中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这种新媒体，它跟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我以前用过一个词，叫“异形同构”，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说，亚文化的反权威、反主流的特性和互联网的自由和去中心化同构；再比如，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新部落化特征，即以相同的兴趣聚集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与互联网结构中的点对点的关系也是同构的。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基本上都会对以往的某种文化形态产生一些颠覆性意义。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报纸出版发行，直接颠覆的就是宗教、圣经和僧侣阶层的权威地位。新媒介技术和新文化的出现可以视为一块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另外，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在疆域上彻底突破了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这也促成了青年亚文化的全球化特性。

陈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亚文化跟全球化、跨文化的这种密切关联，就是新媒介带来的。我们知道欧洲大陆的光头党是少年以后的事情，而且还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譬如你必须接受教育，你在小学不可能知道这些，上了大学你才有可能知道。而现在，它几乎是同时的。“占领华尔街”一发生，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马中红：因为新媒体，因为信息获取和声息相通的便利性，全球范围的青年亚文化之间会形成“互动场”，彼此激荡，彼此影响。像“占领华尔街”这样一种行为和方式发生在美国，它可能不会在中国直接再现，但它会影响到中国的青年人群，他们会以中国式的方式对此回应，可能不是直接的遥相呼应，而是间接地融入到青年人的日常文化活动中。比如说，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人肉搜索，极客们利用掌握的互联网技术穷追不舍，期间形成的围观起哄，报料曝光，拍砖唾骂，与街头运动别无二致。

陈霖：这就是蒂利和塔罗的《抗争政治》里面讲的所谓抗争剧目，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剧目。这种剧目因为有新媒介技术的居间联络，而能够迅速地被很多人操演，这也构成了今天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特征。

马中红：新媒介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除了互联网之外，还有一些工具类的技术，比如PS类的图片编辑软件，FLASH类的视像表现技术，弹幕类的视听参与式观赏技术等都给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带来了便利和可能。以前没有这类新技术工具时，你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表达出来，只能借用一些有限有形的工具，比如摩的族的踏板车，朋克稀奇古怪的发型和衣服等，这些是那个时代青年表达自己的物质载体。现在呢？技术手段和工具是青年人表达自己很重要的载体。

陈霖：web2.0以后，用户生产内容，用户自己就是生产力。像微博，它提供的是开放的平台，你自己可以参与其中。苹果的app store，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软件的应用，也可能是催生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条件。为年轻人喜爱的越狱软件，就是黑客行为的泛化，脚本小子的争夺，它们都跟新媒介技术密切相关。

四、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的权力建构

陈霖：就新媒介对新的亚文化来讲，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我们说亚文化是相对主文化来讲的，这就带来了一个永远不变的问题，就是需要不断追问，什么样的亚文化跟什么样的主文化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新媒介表达的自由使青年亚文化对主文化的反对、背离、调侃、颠覆变得更加轻松、随意、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是用观念来描述这种存在的，而它实际的存在样态是同其他文化形态是同在的。比如说刚才讲到的cosplay大赛，这是亚文化吗？从商家的投入，甚至官方的宣传看，它根本不是亚文化。但是你却从参与的主体，以及他们在里面表达的这种东西来看，它又是一种亚文化。二是，对一些具体的亚文化活动，你如果仔细去看这里面其支撑作用的究竟是什么，可能会发现它表现出对主文化的某种认同，它们在颠覆、在嘲弄主流文化的时候，另一些东西比方说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自大的那些东西也进入表达的深层结构之中，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实践逃离不了主文化所圈定、设置的情境。主文化所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可能不那么自觉地就承袭下来，或者说是沿用下来，以另外一种方式透露出其影响。

曾一果：今天的青年文化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但我觉得跟过去的青年亚文化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颠覆性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小清新”，我在这里想用的是“轻文化”，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今天的亚文化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

马中红：怎么给“轻”注入内涵呢？与“轻文化”相对应的是“重文化”。

曾一果：根基上的轻，在整体上缺乏强烈的反叛意识、革命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它表现出来的特点往往是自己玩自己的，只要高兴就行。其与主流文化，例如许多青年人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关系，以前大多数年轻人都有逆反心理，总是与父辈对着干。可今天情况可能变了，父辈与子女的关系变了。大家经常是互相调侃一下，你爱干啥干啥，我也爱干啥干啥。过去那种父母特别想支配子女，子女又特别反抗的局面，即那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局面改变了。这种轻文化在今天可能很普遍。

马中红：是的，我跟一果有同感。首先，我们理解青年亚文化，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整体的、一致性的单一的亚文化，即便是伯明翰时代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他们也分列了朋克、光头党、嬉皮士、摩的族等十来种，除此之外，我相信没有进入研究视野的青年亚文化类型可能还有很多。进入研究视野的这些类型，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性，其中最鲜明和清晰的是与主流文化、父辈文化的冲突和抵抗，而且是比较强烈地表达出来。那么，另外一些青年亚文化类型，也就是抵抗冲突没有这样突出的是不是就被忽视掉了呢？我们站在当下回望过去时，好像感觉那时候的青年亚文化都是抵抗，特征很明显，而且抵抗的对象也很清晰。我的意思是，亚文化的抵抗是当初的研究者建构起来的一致性。而新媒介时代的多姿多彩的亚文化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抵抗的特性所能概括的。我甚至觉得亚文化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多样性，有激烈抵抗，有娱乐的，也有仅仅是要表达自己的。第二点就是说，就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来看，有的学者认为抵抗性已经减弱，甚至认为抵抗已死，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抵抗性并不是减弱了，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比如说“懒得弑父”，青年人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叛逆性，也不再选择离家出走，懒得跟父辈噜苏。不愿交流，就是我

不睬你，我漠视你，这实际上也是对你的一种抵抗，而且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带有优越感的抵抗。促成这种抵抗方式形成的恰恰是新媒介，新媒介给青年人提供了表达自己的独特的空间。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没有新媒介空间，年轻人如何表达自己的反叛和不满呢？只有与父辈，与主流文化直接冲突。现在呢？我不睬你，我到网上去玩我自己的，我发泄我自己的，看上去，化抵抗于无形之中了。

曾一果：一方面，可能今天的亚文化群体不再需要直接抵抗，另一方面，过去许多知识和话语权利控制在父辈手中，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许多青年人可能认为，我在网上知道的比你多，所以他不屑与你抵抗。他们觉得自己跟主流文化之间是完全两个世界。当然，可能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

陈霖：是的，像李宇春的粉丝，他们就是曾经在网上竭力推她，希望把她推到春晚上去。这种东西就是他们以他们的亚文化的方式来对某种主文化构成一种认同，不是吗？

马中红：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认同，但换一个角度来讲，可不可以认为，我不是认同你，我是占领你，我以我的方式瓦解你，占领你？

陈霖：前提是，对你的存在，他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马中红：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认同的态度，恰恰是以前他们对春晚不满，不认同，但又苦于没有表达这种不满的方式和权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这些年网络春晚为什么那么盛行？主流春晚节目内容的选择、人员的确定等等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电视台，在官方，青年人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去颠覆你，所以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占领你。这一二年央视春晚节目内容包括话语风格深受青年亚文化影响，受到民间网络春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陈霖：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确定它是一种亚文化的方式的话，那就先在地确定了它是一个无权者，或者说是在权力关系当中的弱势的一方。

马中红：我觉得在传统的权力关系中间，它是处在弱势一方，但是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它未必是弱势了。

陈霖：它以这种东西形成一种补偿，以新的媒介技术的掌握来构成一种补偿，来争夺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我们今天对这种权力关系关注得远远不够，应该构成我们考察的视角之一，由此进入青年亚文化实践中考察和剖析他们在哪一个层面上认同主文化，多大程度上认同，他们被压迫的状态是怎样的。相反的情况是，有一些青年亚文化性质的组织或社区，建立起的那种友善、和睦、协作的规则，你说它是纯粹属于亚文化的吗？它不一定是在一种权力关系中对主文化的认同，而是对某种更具普世价值的，更具有普范意义的一些东西的这些认同。我觉得这些东西值得我们探讨和关注。

曾一果：对，像刚才陈老师说的，新媒介青年亚文化跟主流文化的关系有时很复杂，不仅仅是占领和被占领。有时他们之间可能是一个合作和交流关系，例如我们今天的商业活动中的一些 cosplay，它是属于双方一个合作交流的过程。

陈霖：我觉得我们需要进入更细部的研究，包括就是从亚文化群体自身来讲，我在何种程度上，能接受主文化的东西，或者说不得不接受主文化的东西，如何与之构成一种互动，他们凭借的文化资本或者符号资本，是否足以与主文化叫板，跟他们讨价还价。譬如，当有关方面将 cosplay 当作一种文化产业的时候，Coser 们是怎么看待自身的。

曾一果：我也比较关注刚才陈老师讲的这种，因为我在澳门时，到一个叫银河的赌场里面闲逛，那天赌场大厅正在搞一个 cosplay，当时我想把它拍下来，但没能拍下来。她们都是动漫着装，带个面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表演时间很短。我本来想跟她们交流一下也没来得及，我特别想了解他们站在那里表演的心情。是人家给她们钱，她们就来做这样一个商业活动，还是她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个性，展现自我？

马中红：我前面说过，青年亚文化不是一个固化的、一致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类型的亚文化有他们

的差别，即使同一种亚文化类型，比如说你们说到的 cosplay，实际上也存在分化。一部分 Coser 坚守 cosplay 的宗旨，因为爱而 COS，因此，他们认同的只是私底下自己玩，我喜欢然后我扮演，我再跟我的同好们分享。但是呢，这里面也不排除，我参加一些动漫节的表演，那也是我喜欢，因为我只扮演我喜欢的，而不是别人指派的。当然，作为一个个体的 Coser，能力有限，跟那些大赛节目的运营商是没有办法去较量的，所以他们通常依赖于社团，社团作为中介，一方面维护扮演者对 cosplay 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要跟运营商去谈判，去博弈。社团的重要性，尤其是青年亚文化在被主流文化试图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相对中立的立场，个体的 coser 依赖它，大型节目的运营商，也依赖社团。从某种程度来说，社团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机构。

陈霖：对，网上不同的群体、部落都有这种等级划分。强调以社区的力量抗衡国家的力量，是亚文化实践者们作为社会力量构成的一个方面。亚文化群体这种社群、社区的方式，在积极的、乐观的意义上，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多元的、民主的社会。它们的存在使那种平板化的、一体化的世界不复存在。但是进入到它这种细部里面，你又会发现它依然有权势强弱之分，权力大小之争，甚至还包含极权的可能。

马中红：但它不是现实社会权力机制的一种简单复制，因为每个人的权力建立是需要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的。用我们通俗的话讲起来，必须我是自己干出来的。以 cosplay 为例，在 Coser 群体中，投入 Cosplay 活动时间的先后、长短是获取文化资本的一种重要途径。相对于刚刚入门的新手，那些资深的 Coser 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花费了无以数计的精力，掌握了令人羡慕的 COS 专业技术，并且创作了长长一串的角色名单；他们还活跃在 Cosplay 的线上线下，凭借对这个场域和 COS 活动的熟谙，往往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这就积累起来一种必须经由个人努力才能得以体现，无法由其他人代理执行，也不可不加任何修改就可以完整转移或赠送给他人的文化资本。Coser 的时间、精力、金钱的持续投入，他们对于 Cosplay 的认知、理解、趣味、技能等等，慢慢累积了属于他们的个人文化资本，这些资本不能因为我退出 COS 圈了，或者我要照顾某个新手了而可以作为礼品馈赠或作为商品出售的。因此，文化资本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他人无法强行剥夺的内部财富，

曾一果：渐渐形成了一个权威。

马中红：对，权力结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说，我有钱，我有拼爹的资本，我就能建立我的权威。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而言，一些亚文化实践活动中的权力建构跟我们现实社会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反现实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

陈霖：皮亚杰说过，儿童的道德是一种协作的道德。青年亚文化群体内部的这种等级，也表现为一种协商的结果，他们是在协商中解决，建立社区。但也有另外的更为权力化的方式，跟主文化、政治斗争相一致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往表现为某种强烈的排他性，比方说，你是韩剧粉丝，我是日剧粉丝，相互之间势不两立，培养的是一种站队意识，有一种缺少宽容、甚至是非我族类得而诛之的意识。

曾一果：而且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比现实生活里还要严重，表现得更直接，更无所顾忌。网络社群也是个有等级秩序的权力世界，我这边是“cosplay”，你那边是“果粉”，大家互不买账，我这边得要进入你那边还是比较困难的。比如一个人加入了某个网络社群，有一天我忽然看不惯这个社群想退出来，可能立马招致众人唾弃。

陈霖：譬如网络游戏《征途》里就有，你如果强大到足够的程度，就可以去推翻王所建立的秩序。

马中红：这跟现实社会差不多，在某种程度上，一旦某一个统治权力建立以后，另外一个阶层想要推翻这个阶层，是比较困难的。还有，凭什么去推翻？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的积累，你就是推翻不了他。